

後漢書

後漢書

PDG

後漢書卷五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宣張王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

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

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

周公爲太宰伊

尹爲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爲號

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

更始卽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

前書曰御史中丞秦

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僚

光武特詔御史中

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

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

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

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

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

秉性

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

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金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

名事見

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周禮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

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劉攽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

解帷後帳

四年拜大司徒司直

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

是其次矣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

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

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

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

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兒爲擔今江淮人

謂一石爲一擔
擔音丁濫反

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

○劉攽曰案
文敏當作愍除

子彪爲郎

東觀記曰彪官
至立苑太守

張湛傳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

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易家人卦曰家人
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

詳審也

三輔以爲儀表

儀法也表
正也書曰

儀表
萬邦

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

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

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

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

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
卽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

者嗣也理事之吏
嗣續於其中也

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

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

門軾輅馬

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

謂小僂也

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軾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

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

史記孔子

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

五年拜光祿勳

前書光祿

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

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

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

郭后廢

建武七年廢

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

舍

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

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

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

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

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

帝

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

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

因自

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

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

周急謂周濟困急也孔子曰君

子周急不繼富

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

東觀

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

其墮孀者恥不致丹

皆兼功自厲

孀與嬾同音力直反

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

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

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

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

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

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

其

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嫌一匹陳之

於主人前曰如丹此嫌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

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

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

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會

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

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

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

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

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

東觀記曰丹怒

撻之五十

令寄縑以祠焉

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

或問其故丹曰交

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

史記曰管夷吾穎上人嘗與鮑

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

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為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

張陳凶

其終蕭朱隙其末

張耳陳餘初為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為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

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為友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為難並見前書

故知全之者

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

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

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

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

夏侯

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

王莽時稱病不仕教授

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
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
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
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
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
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

東觀記曰司徒鮑恢

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

掾無書

掾卽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

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

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

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

日往來貌

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立纁聘之遂

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

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

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疆仁與

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

談

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諡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

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

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

公孫弘淄川人

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毀別

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

甘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

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

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

真僞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

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僞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僞之誚斯不僞矣

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

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

鄭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旣多書又外

氏張竦父子喜文采

鄭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鄭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鄭從敞子吉學得

其家書竦卽吉之子也博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

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

通儒

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

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

初爲郡吏王莽

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遵孟冀等

遠音七倫反

將細

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

褫解

也音直紙反

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

軍知天神乎

言知天道有神乎

赤眉兵眾百萬所向無前而殘

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眾欲規霸王之事

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誠詩曰不畏于天不

魏子

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

以爲持書平

○劉攽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

留平

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

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

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

食其

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慎靜尙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

蓋伯夷叔齊恥

食周粟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位歸

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

平殷亂而二人非之義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山

今

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

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旣遣

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

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

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

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

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

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

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

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河

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

宏字敬仲在儒林傳

興嘗師事

劉歆林旣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滿得林

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闐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

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

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
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
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
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
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
帝亦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

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

東觀記載林議曰當今政卑易

行禮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
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論后稷近周人
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

後代王良爲

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滂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
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

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三署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

見續漢書

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

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

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

左傳曰凡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

宜增科禁以

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

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皆論語之言也政謂

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爲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則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

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

五刑謂墨劓剕宮大

辟也尙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

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

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

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斲彫而爲樸號爲網漏吞

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

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

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

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釁非其本罪

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

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

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

遁猶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

焉

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

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傳從駕南

巡狩時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

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

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